



# 在河西听宝卷

□ 宋海霞

这条路,我走过很多很多遍。最初是夏天,一路上,被路两边的红柳吸引。红柳都是粉色的,蜂拥挤挨在路边。后来,又陆续去了几次,是秋天,路边茭草是黄色的,像漫无边际、迎风飘扬的狗尾巴草。再后来,去看过几回向日葵,繁盛的向日葵花海,麻雀在阳光下成群地掠过,途中经过大片褐红色的植物,虽叫不上名字,却生长在荒野里蓬勃而热烈,同样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悸动和张扬。

这次,是和文化馆的人一起去听宝卷。

冬天里,红柳成团,像一片片褚红色云彩落在了路两边,铺排开去,让人依然能够感受它们曾经的多彩。红云散尽的时候,车子来到了村道上,直抵新城镇政府,即将驶到时,车头一拐进了一个建制村。熟悉的场景,让我想起向日葵花海,想起阳光下飞掠而过的麻雀群,原来,唱卷的李义广老人的家,就在向日葵花海的正对面。

老人们已经在村道上等待了。进到院中,阳光斜斜地晒在北墙上,门前几个小凳闲散地放着,还是他们刚刚晒太阳闲聊的状态。进到屋里,两个长沙发围着一个长条茶几,倒是一个唱卷的好地方。北墙边上,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,是一个自制的土暖气,屋里暖和得像阳春三月。

老人们挤挤挨挨地进屋,在沙发边上坐下来。女主人搬了凳子进来,都坐定后,老人们开始唱卷了。

唱的是河西宝卷中的《黄氏女宝卷》。一卷唱下来,屋内肃静。主唱的是82岁的李义广和66岁的毛学智,两人是师徒,分别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《嘉峪关宝卷》第五代、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。两人的妻子是唱和人,间或简单伴奏。另有一个老人进行二胡伴奏。李义广老人浓长的眉毛斜挂在眼睛上方,若有沉思,唱诵中,他双目微闭,手中动作辅助念唱,似一介老学究。宝卷似乎被唱活了,屋里的年轻人活跃起

来,纷纷学唱,李义广老人耐心指点着。眼前的几个唱卷传承人让人觉得十分稀罕,而他们手中的宝卷,以及我们能收集到的宝卷也甚是宝贵。

在嘉峪关流传的宝卷有《康熙宝卷》《乾隆宝卷》《黄氏女宝卷》《白马宝卷》《江流生宝卷》《方氏宝卷》《鹦哥宝卷》等,流传下来的唱调有平调、哭五更等。嘉峪关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,于2017年被列入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近年来,嘉峪关市文化馆编印了《嘉峪关宝卷》培训教材,举办了《嘉峪关宝卷》民间文学传承实践传习培训班。代表性传承人李义广、毛学智和传承人张学明分别对《嘉峪关宝卷》的曲牌曲调及唱法等进行了演示,市民艺术学校音乐老师进行曲谱讲解,起到了很好的交流沟通、传承实践和延续发展的作用。

听卷出来,在回程的路上,我被满目的冬之树木所吸引,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严冬中的树木也有着如此的魅力,

犹如李义广老人凝重深邃的眼眸与浓重深长的眉毛,让人过目不忘。一排排枯冬的树木,一定能迎来春天的希望。如何通过为听卷人唱卷的方式将技艺传承下去,这是我们肩负的重任。

车行进中,文化馆的同志向我们透露说,以闫桂珍助学义举的感人事迹为蓝本的新宝卷正在改编,还将进行《嘉峪关宝卷》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等活动。不久的将来,希望公园、社区、家庭、院落、田间、地头,再次传唱出河西宝卷以及各种新的宝卷,这不仅是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,更是一种理念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。

这条路,还有很多人会走,还要走很多很多遍。我似乎又看到了路两边的红柳,一望无际的茭草、麻雀群在阳光中掠过的向日葵花海、遍布乡村戈壁的褐红色植物,以及那蓬勃生长的庄稼、玉米和白杨树。当更多的人再次前行在浓荫蔽日的乡村道路上时,我们应该也是一群新的传唱人了。

## 黑水国遗址

□ 张军

城廓里,千年的陶片  
多少锈迹的手  
抚摸过它

坐在城墙的垛子上  
我,像只倒立的古钟  
昭示无声

足音,再次敲醒一段历史  
鹰翅,斜插的天空  
一株茭草在西风里  
诉说,触及不透的往事

## 玉米精灵

□ 郑颢

黄土高原的玉米占据了大半土地  
一排排的方阵好似威武的大将军

收割机的轰鸣唱出了农民心中的  
甜蜜  
玉米的清香已嵌入我的心里

我剥开玉米籽的果粒取出金黄的  
童心  
一个个鲜活的小精灵被聚在一起

小家伙们正在享受太阳的沐浴  
一声声欢快的童声又在我的耳边  
响起

“哎呀,哎呀  
我们这是到了哪里”

## 高阳台·鸡峰雪韵

□ 唐秀宁

霄岭云寒,霜崖路杳,千寻岳立长空。陇右仙山,崇深树古岩重。婀娜一夜琼英舞,遍恋娇、无限空蒙。恍南村,烟锁昆仑,海涌方蓬。

瑶林玉阙神龙隐,独佛台媚略,映绮花淞。静砌灵阶,冰谷银屋玲珑。昊天不许雄姿老,将姚妆、裁赐鸡峰。满成川,极目嘉祥,雪兆年丰。



## 百花

第 3223 期

河西印象

〔中国画〕

司文洲 作

## 古燕原下的宋塔

□ 郑晓红

老。

离开剃头摊子,拐进一条向北上坡的岔路,就看见古意的物证——宋塔。

宋塔在,审美气质就在。即使在古边陲之地湘乐,亦不例外。它是六边形的,22米高的七层楼阁式塔身越向上越收紧,每面的五朵斗拱收至第六层,只剩斗拱三朵。各层先挑出塔檐,檐下又挑出双抄斗拱和雀替,布排繁复密集,却不显沉闷。第二和第三层,又造出

“乱云低薄暮,急雪舞回风。”吟诵杜甫的这两句诗时,我正站在临泽县倪家营镇一个叫南台子村的村口。冻云凌蹇,雪花逡巡低徊。远眺祁连山,那里,千年的云岫苍古静穆,任雪一层一层抚过岁月的沧桑。

雪如柳絮漫天,又似梨花缤纷,让远远近近的人家都变成了烟雾般的梦。终于看见了矗立在昏黄天穹下的七彩丘陵。那些丘陵,当地人称为丹霞山。

丹霞是纯自然的产物。由于青藏高原的造山运动,大地隆起,出现了“色如渥丹,灿若明霞”的地貌,而后被人发现,成为地质家族的奇观。

雪飘飘摇摇,纷纷扬扬,披洒在丹霞山嶙峋的岩石上,宛若织着轻纱般的礼服,或留白或缠绕在其上,勾勒出丹霞凹凸起伏的柔曼曲线。风吟雪舞,丹霞山仿佛御风而行,在即将隐入到白茫茫的云层时,留下一个袅袅婷婷的背影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缓步而上,人恍若就骑乘在一条巨大的色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。灰白色、丹红色、米黄色、墨绿色、黛青色、暗褐色、土黄色,一簇簇、一行行描画着绮丽的山脊,又连缀成色彩斑斓的河流。徜徉独行,看不见觅食的鸟雀,也听不到冷雁声声,迷蒙中让人恍惚走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,苍茫而又空寂。天地间尽是无尽的雪,簌簌作响,无拘无束任意飘落。恍若它们要将那些隐匿了很久的深情话语,一句一句呢喃在丹霞山的耳畔,叙述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。这让独行其间的我,有了一种恍惚之感,说不清眼前演绎的究竟是一段旧传说,还是缔造着一章新童话?

登上四号观景台时,暮色已汲汲漫漫而来。天空更低了一些,琼玉般的雪映亮整个丘陵。静仁。凝视。看吧,漫天雪花,在山的道道褶皱里,翻飞着层层叠叠的罗裙,浅紫色、淡紫色、沙米色、水墨色、天青色、灰褐色……条条色带随着丘陵的起伏而上下,又像一条波澜不息的河。轻重不一的错落着色,和着北风击打的拍子,胡笳的乐音就从那

## 村庄里的鸟

□ 万有文

最开始发现它们是在村口的光杈子树上。那些白杨树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栽在那里,是何人所栽不得而知。但这些鸟,一群一群地从树枝上飞向天空,又从天空盘旋一阵,绕着村庄飞上一圈,又会落到树枝上。

冬天,天气有些阴冷,或许这些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身体的热量。而一场雪后,鸟们似乎更加频繁地如此。它们盘旋着,也在寻找着食物。正是在高空,它们发现了谁家摊晒在院子里的麦子,那棕黄的色调,它们再熟悉不过。虽然隔着上百米的高空,它们似乎也闻到了麦子的香味。这味道,它们在夏天的时候,已经闻得太多了,那时,它们就站在麦秆上,风吹过,身体随着麦秆一下下地摆动。但是,没过多久,农人们就来收割麦子了,它们便扑棱棱地一起飞走了,飞到邻近的地边的树上去了。等着农人们走了,它们又飞回到那些麦子的身旁,啄食着那些麦粒。最后,那些麦子被农人们运走,它们就在地里找食洒落下的麦粒。等地里的麦粒啄食完,或一些麦粒已经受潮而胀破,又生发出一些麦苗来时,鸟们便停止了对麦地里溜出来麦粒的啄食,转而飞向村庄或打谷场。

麦子打完,晾晒麦子的时节,也是鸟们最欢喜的。它们会想方设法靠近晒场。那些麦子有的是被晒在人家的院子里,有的被晒在打谷场上。

麦子成熟的季节,也是杏子成熟的时节。这些酸甜的果子,也是鸟们最喜欢的。它们在麦田里吃够了,会飞到果园里偷食这些果子。有时,它们也会啄出杏子里的虫子,既品尝了果味,还吃到鲜美的蛋白质。紧接着是苹果的成熟季节,它们仍钻进果园,将这些苹果、梨子啄出几个探洞。

对于鸟们来说,冬天还有一种没有被收的天然果实,沙枣。那些红嘟嘟的沙枣,挂满枝头,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这当然引起了鸟们的注意,它们钻进沙枣林里,选择好位置,找准目标就是一阵啄食。实际上,这些沙枣不光是鸟们的偏好,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偏好。我们会时常爬上树去摘,但爬上去才发现好多已被鸟们啄食成空壳。

当雪再次落下,包括那些沙枣也所剩无几的时候,鸟们会不顾危险地跑到院子里支起的箩筐下找食麦粒……数年后,已没人再做一个拉线支起的箩筐捕捉它们了,而是友好地为它们在树林里搭建木制小屋,还为它们设置专门食物投置点。

如今,村庄的天空仍然是一片吵吵嚷嚷的天空,那片天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,那些鸟儿们,它们飞翔、啾啾、觅食,让村庄沉浸于无尽的想象和充实的满足中……

些掩藏的岁月里流淌了出来。风雪里,丘陵已不再是丘陵,每一道纹脉,每一个层次都像浴雪而生的精灵。时而化身为柔婉飘逸的魏晋杂舞,时而又演绎着汉唐豪迈自由的巴渝舞。风啸啸,雪茫茫。琵琶铮铮,羌笛幽幽。如泣如诉,缠绵悱恻间,蓦地升腾起翩翩大漠飞天,舞姿刚劲而又妩媚,让山丘瞬间散发出超越世外、天人合一的迷醉气息,顺着白雪飞落的印记延绵不断地流向远方,消散进不远的祁连山。在光影的变幻里,衣袂飘飘的七彩丘陵,将落雪丹霞的袅娜多姿渲染到了极致。

鸟雀无声,寒鸦不噪。在皑皑白雪覆盖着的祁连山的映衬里,我安享着丹霞落雪独有的苍凉和风情,开始构想被造化打翻了巨大彩色染料盒后,女娲是如何独具匠心地挥洒晕染,精心绘就了她笔下的七彩神话。

雪愈发地聚了起来。远处村庄的灯火第亮了起来,像一颗颗闪着光的钻石,牵连着羽翼纷飞,织就一层锦缎,把丹霞像婴儿一样轻轻裹起来,缓缓送进雪夜的怀抱。不远处,祁连山展开臂膀,把白了的头又往上挺了挺……

若建筑也有节奏感,那么,眼前的宋塔,是快板,在急促中有跳音,拉出两个小跳,缓缓收拢,仿佛在激越的情绪起伏间,一只温柔的手抚在肩上,将心潮平复。

远远望见这塔,我心里就开始嘀咕:它难道不是砖塔吗?它难道不是木塔吗?

直至塔下,我使劲仰着头,还在嘀咕:砖头怎么能铺排得这样层次繁复?砖头怎么会仿出那么真实的短椽和长椽?砖头怎么排精致的直椽、菱格和仿真的门扇?半掩的门扇上面,雕花的门簪也是砖头质地吗?

答案陈列在云天之下。一尊宋代砖塔雄立于此,不容置疑。

不容置疑的还有大宋的文化气质。经历了晚唐的离乱和五代十国的动荡,到了大宋,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典雅精致到了极,市井文化的烟火气与鲜活气登了峰,这古代边陲荒远之地的一座古塔,就是一个明证。